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
第十七回 煙燈困體難興業 色界迷人又累身

卻說先生勸華如不要再習時文，華如不聽，先生只得辭了華如，仍回飯店去了。且說種田的話，鏡如回家，自二三月後長毛退盡，果然帶著水如月如在家查出荒田。緣長毛後村民皆逃難未回，且一半已被長毛拿去杳無影響。鏡如將窖中所得金銀漸漸用盡，無可度日，田產又無人種，各處招佃並無人來。攬招了幾日，即有一二個來攬田的，他說：「長毛將我們穀種搜盡，若要我們種田，須先給我們穀種，每人給我四五升，若種得多，須給一斗或半斗。」有的說：「田已荒了兩年，牛耕不來，須給我們開墾錢。」其實田並不曾荒盡，這人故意來試你知不知，若勤力的便親身到田一看，荒與熟分毫不能假混。鏡如是吃了煙的，哪有氣力走路，亦並不叫別人去看，只曉得一例給錢。佃戶看他懶怠，明明熟田，一概以荒田來報，須給他開墾錢，是年便一口氣發了百數十千。

到了秋收，要想收穀，便要做倉櫃。自己吃煙懶得管，月娥亦是小腳，且墊高底的，更不能管，隨便聽匠人做，一日做半日，三工混四工。水如月如說：「老大當家。」更不來管。鏡如吃了煙，不能起早，凡事均交與下人，此時胡雄外尚有一個家人名叫蕭祿，胡雄本是吃不得的，蕭祿更壞。鏡如吃了煙不但不能管家，並家人好歹一概皆不能辨。自反亂後城中尚有數處房租叫胡雄蕭祿分頭去取，先時二人取了房租尚將一半交與鏡如收用，後二人取了放在身邊，鏡如懶得問，二人用得乾淨。便又想法子來倒賺鏡如的錢。說城中房屋有兩處殘壞不堪，立屋人說要修好方能交租，若不修他要將房租扣下自己修。鏡如吃鴉片是一日只有半日起來，此半日又須過癮，拿上槍橫直的不放，因此亦懶得看，遂被二人鬼混；明明好房子，刷了些石灰，搽了些顏色油便開賬說磚瓦木料共去若干。鏡如到了三更天煙癮過足，算一算不但當年無租錢，並第二年租錢亦收去了。及至收稻，佃戶又來試試，明明有十成的田稻，佃戶說曬了，無收成，要與業主對分，鏡如亦懶得去看。後佃戶曉得鏡如吃煙，好欺騙，皆來叫分，倒是月娥不信起來，自己叫蕭祿到田去看，佃戶恐蕭祿看出，便許蕭祿二八抽，因此遂成了例規：凡來叫分，魏家家人并僱來的均有個二分到手。一立例規牢不可破。因此別人的田有租交的，鏡如的田均是分的，凡收租到了分便無出息，又要被過手的分了二成去更無出息。鏡如煙癮更吃得大，一年收的出息只夠一家吃吃，第二年大家放心一爽手更用得大了。

是年長毛浙東已退，各縣追糧絲毫不能欠，鏡如家私被人家弄了手腳了，遂覺人不敷出，無奈何只得將城中先開一處房子去賣。其時長毛才退，無人買產業，明明值得五千金產業，一二千便買得來。鏡如不得已要錢用，只得折本賣了。其中又被過手的賺了錢去。此時玉英雖係丫頭，心下明白，勸月娥說：「大少爺吃鴉片，諸事懶得去管，件件被人欺弄，少奶奶何不去管管。」

月娥說：「我從未走出大廳上的人，這班人皆在外間欺弄少爺，我哪裡管得到。」

玉英道：「若少奶奶管不到，不如叫三爺四爺去管。其實二人已長大，亦可管家。」

月娥恐權柄交出去無錢用，又恐他二人賺錢，對玉英說：「他二人曉得什麼。」

原來月娥心地小氣，自己無本事，卻恐怕人家弄他，又吝惜錢財，便無人肯替她出死力。不聽玉英說，玉英遂不肯再說了，因此家中不成人家。

其時水如已廿歲，見家中如此情形，「我的親事大哥全不關心，若再過兩年，家中更拖不出錢來了」，便親身問鏡如說：「大哥，我已二十歲了，應該討親不討親？」

大哥道：「現在無錢，你還不知麼？」

水如說：「你吃鴉片便有錢，我正經討親便無錢。」一句便問定了，鏡如不能回駁，水如便說：「將城中店屋再開一處賣賣便夠我討親了。」鏡如應允。

這邊水如心想：「我仍要討一個如春雲一般的小腳方不討厭。我須細心自檢。」

這一日便在城中有一家做喜事，正在廟見之日，廳堂上女眷如雲，內中有一個女子，品貌亦下得去，兩隻金蓮貼地，確是真腳，不是假扮。向人打聽方知這女子姓潘名賽金，亦是官家女。這賽金家很有錢，只有母親在堂。賽金小時，娘即容縱。水如見了這個小腳，又不記得春雲及趙姨娘故事，亦並不記得腳小不得做事，當年自己說不妨，有下人可以代做。今家境不如從前，再無錢用下人。一切不便處亦不記得。遂托人去做媒。

這潘奶奶起初只知魏家好家私，卻不知鏡如吃煙的弊端，家私已去了一大半，原來是好看不好吃的。潘奶奶卻不知，遂把女兒許了水如。遂擇日娶過了門。尋常規例自不必說。

且說水如娶了賽金成親這一夜，仔細一看面貌卻是個瓜子臉，額角卻有三指闊，兩道細眉，並無幾根眉毛，鼻也生得統統的，口卻不能如櫻桃一般。此種相貌就是個淫而無恥的婦人。水如別樣不愛，單愛她兩隻腳，這夜便把兩隻腳看了又看，捏了又捏。賽金初來便知丈夫喜歡他腳，因聽丈夫捏弄，這水如居然當做寶貝一般看待。當夜成親，原不知賽金淫妒，有話不能直說的。至第二夜，賽金問丈夫：「為何要討我？」水如便把看見他腳小，因此娶她的說了一遍。賽金便說：「我的腳是人人稱贊，說小如金蓮一般，又姓潘，故小名叫出實係我腳小，無人能及。」水如聽了便淫肆無度，賽金亦不推辭。

過了一月，水如說：「你的腳無人能及，實係可愛，我見婦人亦有腳小。但捏上手卻不軟。」賽金便知他丈大偷過婦人，心中不覺妒忌起來，便問：「你見過幾個小腳可對我直說。」水如便把前頭與家中丫頭春雲偷情說出來。豈知賽金聽了登時便怒，說：「你難怪見得多，哪在乎我？」遂不理他。水如自悔失言，遂百端引逗亦不理，便在牀上將身子側轉向裡睡。水如無法，將她身子扳轉來，覺得身上如柴棍一般，渾身硬硬，賽金竟被他扳轉了身。私想：「不趁此時壓服了丈夫，日後不能歸他管束。」遂說：「你前頭原來如此。今我已與你為妻，哪般不如那死丫頭，你還記掛她，從今以後不許你與婦人相近，我若得知便不依。」水如聽了賭咒不迭，說：「我依！我依！」賽金聽了嘻的一笑，便又聽丈夫摸索。這水如摸他通身，覺腰肢細得只有六七寸兩個乳頭全然無肉抱了起來只有六七十斤重。水如道：「妳可像個趙飛燕。」便把她摟在身上，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